



# 蘊現代於傳統 ——李金銓老師退休致辭

潘忠黨

李金銓教授榮休紀念

潘忠黨，現任美國威斯康辛大學-麥迪森校區傳播藝術系傳播科學專業教授，他曾於1995-2000年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，在那裡，他有幸與李金銓教授共事。

我與李金銓老師的近距離接觸始於夏威夷的東西方中心，那是1990年夏天，在一個由杜維明教授組織的研討會上。李老師是受邀參會的貴賓，我是因為碰巧在東西方中心訪問而去蹭會的晚輩。與會的都是中國研究專家或資深的中國觀察家。不記得討論的具體內容了，只記得焦點是1989年春夏的歷史事件。放長了歷史焦距，那時間、地點和場合等元素的集合很是意味深長。

在那之前我已知李老師在傳播學界的聲譽，讀過他的 *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*，現又這樣在台下仰視著端坐臺上的他，自然生出景仰之意。會間休息交談以及那之後遇到的交談中，我都恭敬地稱他為「李老師」。5年後，我們居然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為同事，得以一日內數次見面，一起討論研究專案，相約到新亞書院的麵館吃麵，甚至，1998年夏，一同前往耶路撒冷，參加國際傳播學年會，並趁機穿越西奈半島、參觀開羅的金字塔。所有這一切，都無法改變我尊稱他為「李老師」，哪怕是在學術討論中，我們出現思想碰撞，我強烈地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刻。



1998 與CC、Elihu Katz等在以色列合照。

這不僅因為李金銓老師是我長輩。他是個儒雅的長者，說話時，面部表情慈祥，但卻並不靈動；說出的話，常有帶出辯證邏輯的中國傳統式表述，比如「異中有同，同中存異」，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」。初聽起來，這種風格的表述似乎給李老師披上了中國傳統士人的長衫，有些飄逸，但也有些冬烘。如若不信，各位可讀他的中文論作，看是否能感受到其中濃郁的「夫子」之韻味？但是，這些表述都在具體的語境之中，比如對某一具體現象如何做出理論解讀，對於在某項研究當中我們需要如何做出方法論層面的選擇，對於穿梭於中西文化/話語之時如何不迷失於辭藻之叢林的指點。李老師這「身披長衫」的風格，也給了他的語言需得細品的韻味。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理念和表述，當代西方學者的概念和分析邏輯，李老師都可以信手拈來，用之於不經意之間，猶如想像中內功深厚的武林高手，徐緩的舉手抬足中自有無敵之力。如果你見過李老師打太極拳，你就會格外能體會我的這份感受。對這樣一位長者，尊稱他為「李老師」是再自然不過了。

但我後來還是改了口，從眾叫他CC。這是因為成為同事後，他多次要求我直呼其名。這改口只表明，在我心目中，他既是一位良師，也是一位益友。就說一件事情吧。那是我們在香港中文大學共事期間，李老師在明尼蘇達大學舉辦了一個研討會，我根據自己當時對中國新聞改革的考察，攜了一篇文章參會。之後，李老師要結集出版會議論文，把我遞交的論文交還，囑我修改。他還給我的文稿上佈滿了他手寫的修改意見。顯然，他仔細讀過了我粗糙的文稿，從內容到遣詞造句，他都提出了細緻的修改意見。我慚愧之餘充滿感激，不僅因為他如此肯花時間和精力幫助我提升論文，而且因為他在文稿後寫的批語中給予的鼓勵：他認為我的論文很好，說“*This is a paper that I wish I had written.*”這便是那篇題為“*Improvising reform activities: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*”的文章。

十多年後，我有機會訪問德克薩斯大學-奧斯丁校區。一日，陽光明媚，我在校園散步，遇到一位抱著手提電腦沐陽光浴的青年男子，不知為何我們搭上了話，開始相互介紹自己。當他知道我的名字後，他急促地從書包裡掏出李老師編輯的那本書，*Power, Money, and Media*，指著第三章，問：“You wrote this chapter?”我告訴他是，他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樣子：“Oh, my God. I can't believe I would meet you here, of all places. I love your work. This is the best piece on Chinese media, in my opinion.”他告訴我，他是位義大利人，研究中國媒體和新聞業，在德州大學訪學。得到這樣意外的誇讚，我自然有點兒欣欣然，但它更讓我感激李老師的精心指點。

其實，在稱呼李老師為CC時，我多少有點兒言不由衷，心裡其實還是在稱呼他「李老師」，因為，他待人和行文都非常有中國傳統的「師道」，而我，雖然缺少李老師那麼深厚的中國文化的浸潤，但卻繼承了尊師的傳統。我敬仰李老師那份在中西話語之間遊刃有餘的從容，喜愛他行文的暢快淋漓，欣賞他那由內而生的中國傳統知識份子氣質。今天，李老師將開始人生的新階段，但是，通過我們相處時留下的記憶，通過我書房內存儲著的他的論作，他會繼續作為我的良師益友影響我。猶如過去這10多年，雖然我們身處太平洋兩岸，很少有機會見面，但是，我時時感到在與李老師對話。此生有幸得李老師這樣的良師益友，足矣！